

新民晚报 星期天夜光杯 / 国学论谭

《史记伯夷列传》载：“武王已平殷乱，天下宗周，而伯夷、叔齐耻之，义不食周粟，隐于首阳山，采薇而食之。”《诗经》有《采薇》诗云，“采薇采薇，薇亦作止。”“采薇采薇，薇亦柔止。”“采薇采薇，薇亦刚止。”薇这种植物，现在有了一个新的中文名：大巢菜。按照国际植物命名法规，它的拉丁学名为 *Vicia sativa*。这种植物属于豆科，也曾经叫做救荒野豌豆，全株幼嫩部分可供食用。遇到的问题：你居然知道薇？《诗经》里面的植物现在还有吗？诸多此类的问题，似乎暗示古代诗文中植物，早已随着诸子先哲们一起烟消云散了。至少，曾经的物种应该已经演化成别样的新的生命形式了吧？

据报道，瑞典北部地区生长着一棵树龄 7800 年以上的挪威云杉。这株植物在地球上的存在时间，比人类的文明史还要悠久。事实上，超过 3000 年的树种在世界各地颇有发现。要是这些植物有知，它们观察树底下人类的芸芸众生，犹如人类观察蚂蚁一样。一株植物的命运是如此地长久，且不说生物的演化是以群体为单位，需要几百万年的时间作为基础的，古诗文中的植物缘何就演化了呢？缘何就演化得使人们不再认识了？

此物非彼物

方干《初归镜中寄陈端公》诗：去岁离家今岁归，孤帆梦向鸟前飞。必知芦笋侵沙井，兼被藤花占石矶。云岛采茶常失路，雪瓮中酒不关扉。故交若问逍遥事，玄冕何曾胜苧衣。

诗中的植物芦笋，与当今席上之佳肴“芦笋”实非同类。此物非彼物也。我国古诗文中的芦笋，应指芦苇向上生长的嫩茎。芦苇，又称蒹葭，为禾本科芦苇属植物。生长在灌溉沟渠旁、河堤沼泽地等低湿地或浅水中，可保土固堤。苇秆可作造纸和人造棉原料，也供编织席、帘等用；嫩时为优良饲料；其芽也可食用；花絮可做扫帚、填枕头；根状茎叫做芦根，中医学上可入药。古诗文中芦笋的生长季节，正是春夏之交，万物欣欣向荣之时，常引得骚人墨客感物抒情。

方干另有《春日》诗：春去春来似有期，日高添睡是归时。虽将细雨催芦笋，却用东风染柳丝。重雾已应吞海色，轻霜犹自挫花枝。此时野客因花醉，醉卧花间应不知。

张籍诗云：边城暮雨雁飞低，芦笋初生渐欲齐。无数铃声遥过碛，应驮白练到安西。

王维诗云：伶解解临池，渠爷未学诗。老夫何足似，弊宅倘因之。芦笋穿荷叶，菱花冒雁儿。郗公不易胜，莫著外家欺。

苏轼亦有诗云：溶溶晴港漾春晖，芦笋生时柳絮飞。还有江南风物否，桃花流水鳜鱼肥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宋理宗时曾被拜右丞相兼枢密使的吴潜，也被称为水利专家，对水边的环境及生态，有着独特的感觉。有词《水调歌头》为证：若说故园景，何止可消忧。买邻谁欲往，须把万金酬。屋外泓澄是水，水外阴森是竹，风月尽兜收。柳径荷漪畔，灯火系渔舟。且东皋，田二顷，稻粱谋。竹篱茅舍，窗户不用玉为钩。新擘黄鸡肉嫩，新斩紫蟹膏美，一醉自悠悠。但得春来到，芦笋长沙洲。

而今，芦笋早已“演化”成了另外一种植物。上汤芦笋便是人人皆知的席上佳肴。此芦笋，其植物名为石刁柏，隶属百合科。原产于地中海东岸及小亚细亚，17 世纪传入美洲，18 世纪传入日本。中国栽培芦笋从清代开始，仅 100 余年历史。所谓芦笋者，指其食用的嫩茎，形似芦苇的嫩芽和竹笋，故称之。

此物非彼物的例子不胜枚举。《诗经》有“投我以木瓜，报之以琼琚。匪报也，永以为好也！”，此木瓜原产中国，为蔷薇科木瓜属的植物。典型的有木瓜海棠和贴梗海棠。这

古典诗文中植物的「演化」

◆ 褚建君

与当今深受消费者青睐的番木瓜不可同日而语。番木瓜，为番木瓜科植物，原产东南亚，大概 17 世纪明朝后期传入中国，因外形与中国木瓜相似，故名。

一物多名

洗沐唯五日，栖迟在一丘。古槎横近涧，危石耸前洲。岸绿开河柳，池红照海榴。野花宁待晦，山虫诤识秋。人生复能几，夜烛非长游。

这首《山庭春日》，为南北朝时期江总所写。诗中的海榴，就是山茶花。江总的这首诗歌，是目前能够找到的最早的茶花诗。稍后的隋炀帝杨广也写过一首有山茶花在内的《宴东堂》：“雨罢春光润，日落暝霞晖。海榴舒欲尽，山樱开未飞。清音出歌扇，浮香飘舞衣。翠帐全临户，金屏半隐扉。风花意无极，芳书晓禽归。”李白有一首《咏邻女东窗海石榴》，诗云：“鲁女东窗下，海榴世所稀。珊瑚映绿水，未足比光辉。清香随风发，落日好鸟归。愿为东南枝，低举佛罗衣。无由共攀折，引领望金扉。”“海榴世所稀”，反映了诗中的山茶花应该还是比较名贵的，非“俗物”。

山茶花，又名茶花。古名海石榴，别称玉茗花、耐冬等，是中国传统名花。从园艺上说，山茶花不是一种植物，而是一类观赏植物。按照植物自然分类的方法，山茶花是山茶科山茶属的植物，包括几个不同的种。由于此类植物原产我国西南边陲，它的发现和被人认知、认可相对较晚。一直



▲ 大巢菜 (薇)



石刁柏 (芦笋)

豆时，是这样说的：赤豆，又名红豆，是一年生直立或缠绕草本植物。既然赤豆又名红豆，那么反过来，红豆也就是赤豆了。其实，在有关物种

的命名上面，如此这般的想当然是一种误读。正如许多注释，在解释《诗经》中的卷耳所犯下的错误一样：卷耳又名苍耳，是菊科的一种草本植物。“卷耳又名苍耳”，这应该是没有问题的，名字你随便叫。但是接下来的解释“是菊科的一种草本植物”就完全错误了。卷耳是相对低矮的石竹科的草本植物，嫩时可以食用，而非高大粗糙的菊科草本植物，连猪牛都不吃的。红豆是红色的，赤豆也是红色的。但赤豆是一年生直立或缠绕的草本植物，红豆则是落叶乔木。

近几年，随着人们对健康保健的日益重视，一种几乎被传说成具有神奇效用的植物——红豆杉，引起了人们的重视。其中，南方红豆杉还被列为国家一级保护植物。人们欣喜地看到，红豆杉的种子浑圆、红色而美丽，立刻便联想到了王维“红豆生南国”这首诗。事实上，即便单纯从文字本身来看，“红豆杉”是一种“杉”而非一种“豆”。此间的“红豆”云云，是说它的种子貌似红豆而已。诚然，红豆杉被当做红豆，也是一种误读了。

这种想当然造成的误读，是非常普遍的。罗大佑写过一首流行歌曲，叫做“野百合也有春天”，许多人喜欢。歌迷们在欣赏这首歌曲的时候，大多把野百合当做野生的百合：因为是野生的，缺乏人类的照顾，有点凄凄惨惨，但是无论如何，只要春天到了，也要开放一下。却不知，这个野百合其实不是野生的百合，而是豆科的一种草本植物。全株小小的、毛茸茸的，长得不起眼甚至有点丑陋。但当春天到来的时候，会开出一些蓝紫色的花朵来。

在现代社会科学学科细分的背景下，不要说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缺乏足够的沟通，即使同一个大学科里面的不同领域，也往往缺少必要的相互了解。研究大麦的可以不知道小麦，研究小麦的可以不知道大麦。对古诗文中的物种名字，因望文生义而产生误读，自然便不可避免了。

关于演化

蒹葭苍苍，白露为霜。所谓伊人，在水一方。溯洄从之，道阻且长。溯游从之，宛在水中央。

虽说物种的演化是以百万年为时间单位的，但环境的变迁会导致物种分布格局的改变。《诗经·蒹葭》选自“秦风”，其中的所谓伊人究竟是暗指贤臣还是美女，且不去说它。值得关注的是诗中的环境，“溯洄从之”、“溯游从之”等句子，明白无误地反映了此诗所产生的生态环境。按照现代的话来说，大有江南水乡的感觉。两三千年的岁月弹指一挥间，如今的陕西省一带，何处还能找到“蒹葭苍苍”的水乡景色？

毫无疑问，我们所阅读到的古诗文中的环境，如今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。那么，生长在相关环境中的植物的种类，也会出现相应的变迁。当我们分析古诗文中的物种的时候，有必要将当时的环境及其演化的过程考虑在内。

长安回望绣成堆，山顶千门次第开。一骑红尘妃子笑，无人知是荔枝来。

据《新唐书杨贵妃传》记载：“妃

误读

红豆生南国，春来发几枝。愿君多采撷，此物最相思。王维的这首五言绝句人人耳熟能详，诗中的红豆却不是人人都能识得。不少人，将赤豆与红豆混为一谈。这也难怪。一般的辞书在介绍赤

国学与西学的结合

古诗文中涉及到的物种何其之多，若仅仅根据各种辞书或文献逐一加以考证，实在是一件力不从心的事情。何况，由于以讹传讹在所难免，所以需要现代的分类学的参与，方能将古诗文中的诸多物种落到实处。可行的方法，是给相关的物种以一个拉丁文的学名。由于拉丁文字基本上是一种“死了的”文字，不会再有意义上的演变，因此用它来定名物种最为合适。

例如，上文提到的山茶花，最为常见的一个物种，它的拉丁学名是 *Camellia japonica*。用两个拉丁词来给一种生物定名，这是国际通用的法则。在这里，*Camellia* 是属名，为名词，表示山茶属；*japonica* 则是种加词，为形容词，表示日本的。这说明山茶当初被欧洲人定名的时候，其模式标本是来自日本的。这跟公元 7 世纪后，山茶通过日本传往欧洲有关。如果在上述拉丁学名中将种加词“日本的”换成“中国的”，即为另外一种重要的植物：茶 (*Camellia sinensis*)。

有一种中文名叫做南山茶的，拉丁学名为 *Camellia reticulata*。种加词 *reticulata* 的意思是网状的，说明它与山茶在叶脉上表现出来的差别：南山茶的叶子与山茶的叶子相比较，叶脉比较清楚。此外，山茶是灌木，而南山茶是乔木，可高达 15 米。此种植物又叫云南茶花，别名：滇山茶、野山茶、滇茶花、大茶花。国家曾为之出过 8 分面值的邮票。还有一种开黄色花朵的，叫做金花茶。1960 年，有人在广西十万大山中首次发现了黄色山茶，1965 年，中国著名植物学家胡先骕先生 (1894 年-1968 年) 将此黄色山茶命名为 *Camellia chrysantha*。从此金花茶一举成名，震惊世界花坛。金花茶含有黄色基因，为茶花的遗传育种增加了花色上潜在的可能性。

如今，正规的植物园和动物园等所在，对其展览的各种物种都清楚地标明了其拉丁学名，以供参观者观摩。我认为，在学习和欣赏国学的時候，也不妨结合一点“西学”的内容，以使我们能够更好地消化吸收祖国的瑰宝。